

徐旭峰：小山，小水，小趣味

无论你见过还是没见过他，那纸绢里流淌着的小情趣、小趣味，却是怎么都掩盖不了的。

□ 撰稿 | 王悦阳

作为上海画坛 80 后青年画家的代表之一，徐旭峰身上流淌着江南人的血液，于是，这种与生俱来的文化血脉，也就成了他的艺术作品里最为显著的特征。无论你见过还是没见过他，那纸绢里流淌着的小情趣、小趣味，却是怎么都掩盖不了的。

生活中的徐旭峰就有着江南文人的情趣与品味。身兼海上绘画数据库负责人、上海书画院画师等职务，又多为上海博物馆等学术机构进行研究、教育工作……尽管如此，工作之余的他，闻香、赏花、听昆曲，一样都不少，与此同时，他用画笔思考着。拿他笔下的《戏子》系列为例，并没有选择漂亮的小生小旦作为描绘形象，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与之截然相反的丑角——武大郎。而他画出的丑角，却又绝对不是京昆舞台上人物的模拟、复制。于是乎，八大山人的鸟、鱼，飞行员的帽子，潮味十足的黑框眼镜，各色围巾……还有八字胡、矮围裙、狗皮膏药……这些看似难以组合的各色元素居然在旭峰的巧妙安排下，和谐而有趣地出现于画面之中。《戏子》画的是武大郎，表现的是艺术家对这一可爱人物的肯定、赞美，甚至不乏一丝自嘲。从他的题跋中不难发现——哪怕其貌不扬，却不失赤子之心，早出晚归，勤勤恳恳，从不缺斤短两，更兼古道热肠……旭峰看似追求趣味与韵致的表现，事实上透过形象传递给观者的，是一颗爱憎分明的真心。

相比较于《戏子》这套还在不断创作着的作品，《仿宋人山水》这套册页表现的就是画家面对传统经典的敬畏之心、敬



徐旭峰《醉仙游》。

爱之意。从画面中不难看出画家对于李成、郭熙、范宽诸家的着意临摹，但不同于照搬式的模仿，在册页的绘制中，旭峰已经开始在构思重新组合、安排与变化。我认为，这是一种“移步不换形”式的临摹，时代变了、审美变了，可是对笔墨程式的不断追求，以及传统经典的先进性，却没有因之而消亡。或许我不能说这套作品已经取得了多大的进步或者成功，但从旭峰的笔墨间，我看到了传统生命力，也看到了年轻艺术家面对古人的谦逊、诚心，他是带着最真诚的求教之心，在经营着这套作品的。

传统也好，创新也罢，其实旭峰最早吸引我眼球的，是他久已不作的《城市建筑》系列作品。原因很简单，现代都市建筑，是较少为中国画家所表现的题材。哪怕自 1949 年以来，“新国画”层出不穷，但就现代建筑入传统国画而言，傅抱石、谢稚柳、陆俨少、宋文治、陆一飞……成功者屈指可数。旭峰在上大美院中国画系读书时期，就致力于这类题材的开拓表现，甚至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这方面的研究心得。他以其娴熟而细腻的工笔画法，为种种现代建筑“写真”。笔下的高楼、工房、热气球……绝非建筑剖析图，而是从色彩、构图抑或视角上，采取一定的变形效果。这种个性化、趣味化的表达，摆脱了前贤“为政治作画”的无奈标签，也早已不存在“像不像”的争议。在画家笔下，“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”，而在观者眼里，“见山仍是山，见水仍是水”。这是一种趣味的追求，也是一种艺术智慧。[图]

每 周 一 图



贺竹元《开学前的准备》